

文化學習讀物

我參加革命的經過



華東人民出版社

圖書館藏

編者的話

文化學習第三次徵文我參加革命的經過，好多戰士和工農幹部寫來了稿子。

現在我們從這些稿子中，選出最好的八篇出版；其中五篇是戰士寫的，三篇是工農幹部寫的。

這些稿子，內容生動，用的是咱們工農的話。大家可以好好學習。

這本書很適合機關、部隊、農村的速成識字班學員閱讀。希望速成識字班的學員們，讀完了這本書以後，都來學習寫稿，把稿子寄給我們。

文化學習社

一九五二年七月

目 錄

- (一).....陳玉龍(1)
- (二).....韓新桂(7)
- (三).....安慎言(11)
- (四).....劉敬義(14)
- (五).....吳端祥(19)
- (六).....曲綿緒(22)
- (七).....和進昌(26)
- (八).....趙鵬軒(32)

(一)

蘇南工農幹部文化補習學校 陳玉龍

我家在蘇北沭陽(沭讀術)塘溝鄉塘東村。祖上幾輩子(輩讀杯)都租種地主土地。在封建地主殘酷(讀去馬-去X)(參哭)的剝削和反動派、鬼子、漢奸的壓迫統治下，一年到頭，過着牛馬般的痛苦生活，“半年糠菜半年糧”。尤其是到青黃不接的時候，一家老小都到地裏去挖野菜充飢，有時連野菜也沒有了，只好餓肚皮；有時一天喝一兩頓稀飯，飯稀得能照見人影子。有幾年寒冬，家中燒的吃的都沒有，我就跟上父母到鎮江討飯。

我十多歲的時候，就給地主家抗活。十五歲那年，地主姜三（姜讀41大，雞羊拚）叫我去替他

接姑娘。我推着小車子到他姑娘家一看，天哪！那位姑娘胖得像泥菩薩（讀ㄉㄨˊㄒㄨˊㄣˊㄩˊ〔鋪灑〕；江南音讀〔婆殺〕）一樣，我怎能推得動她呢！不推又不行，咬咬牙關，推吧。因為剛吃過飯，還有點力氣。後來推了一半路時，肚子餓了，汗流滿面，但是還不敢停下揩汗。汗淌（讀ㄊㄨㄥˋ〔湯〕）得多，流進眼眶裏去了，我伸手用袖子揩汗時，忽然車子翻了。跟我一道去的那位姜大少爺，看見他的妹妹跌交了，就氣勢洶洶（讀ㄊㄨㄥˋㄩˊㄥˋ〔兇〕）地跑過來，把我拳打腳踢（讀ㄊㄨㄥˋㄩˊㄥˋ〔梯〕；江南音讀〔貼〕），左一個耳光，右一個耳光。還罵道：“小雜種呀！十幾年飯白吃了嗎？連一個人都不能推！”這時我不敢哭，只是抽着氣繼續推。

一九三六年，國民黨反動派到處抽丁，我們窮人又倒霉（讀ㄉㄠˋㄇㄨˊ〔梅〕）了。這年冬天，為了逃壯丁，我到樹林子裏躲上十多天。母親偷偷摸摸地送點稀飯給我吃，我晚上蓋的是

兩條釘起來的破麻袋。父母為了減輕我的痛苦，就在家中刨（讀ㄉㄠˊ〔掏〕）了一個洞，花上七夜工夫才刨成。我就像犯人一樣，囚（讀ㄑㄩˊ〔又〕〔慈油〕拼）在這不見天日的地洞裏，熬上好幾個月。



一九四二年我們鄉間得到了解放，城裏却住着日本鬼子。這年年尾，日本鬼子作着最後的掙扎（讀ㄗㄥㄓㄚˊ〔爭炸〕；江南音讀〔正隻〕），帶了偽軍瘋狂地下鄉“掃蕩”（讀ㄫㄠˊ〔當〕；江南音讀〔糖〕），偽軍張化南部下到我家鄉住下了。別人能跑的都跑了，我害了一身疥瘡（讀ㄕㄟˊ〔疥瘡〕〔界竇〕）不能跑，全家都守着我。偽軍闖進我家，端着刺刀，對準我

的胸口，叫我把衣服脫給他們。這時我母親上前苦苦哀求，那些野獸們却狠狠地踢了她一脚。我一氣就抓起^(〔抓〕讀出×Y)_(〔朱阿〕拼)木棒砸^(讀P×Y)_(〔雜〕)偽軍。可是寡^(讀ㄍ×Y)_(〔掛〕)不敵衆，終於被他們七手八腳地捆^(讀ㄗ×ㄣ)_(〔困〕)起來了。他們先是用手打我的嘴巴，後來又用木棒拷打，打得我口、鼻、眼流血，暈了過去。等我醒過來，我的衣服全被扒^(讀ㄗ×Y)_(〔爬〕)去了。

一九四三年春，家鄉再度解放，正式宣告我鄉的黑暗時代結束了。建立起民主政權，先進行減租減息，後來就實行土地改革。我家分得二十多畝田，還分得許多農具。先是三四家合養一頭牛，第二年我家自己買了一頭牛，同時又蓋了三間新房子。晚上睡覺看看這樣，望望那樣，真是說不出的高興。

當我回想過去的日子，想起地主、反動

派、漢奸的兇惡面孔，我就會激起（激讀₄₁急）無比的憤怒，心口撲通撲通地跳起來。



我又想到我們雖已得到解放，但還有成千成萬的窮兄弟仍然過着牛馬般的生活。我是個青年人，不應該光圖眼前的幸福生活。城裏還有日本鬼子，不把他們徹底消滅，勝利果實還是保不牢的。這樣，我就決定參加革命。

一九四四年八月三日，吃晚飯時，我問母親說：“媽媽，你說我們現在的生活好嗎？”她說：“當然好囉（讀_{ㄌㄨㄛˊ}落）！”我又問：“如

果日本鬼子再來，我們還能過這麼好的日子嗎？”她立刻反問我說：“你問這幹什麼？日本鬼子再也不會來了！”我說：“要日本鬼子不會再來，只有消滅他們，把他們趕出中國。我要參加部隊，你願意嗎？”我媽一向喜歡八路軍戰士的，聽說我要去，她也同意了。

我們莊上的姜均武參加工作不久，在塘溝派出所當幹事。我到街上找到了他，跟他去和狄所長談話。我把我心裏的話，一五一十告訴了狄所長，他挺滿意。八月十四日，我參加了革命。在我的影響下，當時我們莊上連我一道有三個人參加了革命。

(二)

公安某部 韓新桂

我的家在山東崑崙縣 (^{崑崙讀ㄅㄨㄣˊㄌㄨㄥˊ}_{〔困於〕}) 白鹿屯村 (^{屯讀ㄊㄨㄣˊ}_{〔吞〕})。

我父親他弟兄四個，因為家裏實在難維持生活，就分了家。可是一家分了畝把地，生活還是困難，父親就到地主家抗活去了。那些剝削窮人血汗的地主，給的工錢少，折磨多，父親想：到親戚家不是好些嗎？於是拿定主意，給親戚家抗活。可是天下的烏鴉一般黑，親戚家吃白麵，給咱壞地瓜乾吃。父親給姑家抗活時，晚上都不讓住她家。我家去她家有十來里路，父親早上雞不叫就跑去，趕天亮還要刨二畝多地的苞米

稽(〔苞讀ㄅㄠ〕, 一天起碼要刨八畝。但是姑家還嫌少, 說: “你們這般窮骨頭, 幹活不行, 淨是些裝飯的飯桶!”

我六七歲時, 就天天和母親在坡裏拾柴禾(讀ㄇㄨˊ ㄅㄛˊ)和挖野菜, 家裏時常掀(讀ㄒㄧㄢˊ ㄇㄚˊ)不開鍋, 母親常說: “鹽賤草賤, 餓死英雄好漢。”分家分到的一間小茅草房, 在炕上隔着屋頂可以看太陽, 一下雨, 家裏的用具就



在屋裏浮起來, 雨下大甚至連牆也倒啦。院子裏也沒有個堵擋(讀ㄉㄨˊ ㄉㄤˊ)。這個不像人過的日子, 一直挨到解放。

一九四六年土地改革了，俺家也分了十多畝好地、農具，還有嶄新的（〔嶄〕讀〔生〕）衣裳等。因此再不用給那些地主抗活了，全家也能吃飽穿暖啦。

好日子才過了不久，一九四七年，不要臉的“刮民黨”反動派，它千方百計地發動匪軍來進攻解放區，一心一意想砸碎老百姓的飯碗！



那年，我十七歲了。眼看好日子不能過了，我想一定要保護咱的翻身果實，就和父親商量，要去參軍，父親允許了，我就報名

參軍。臨走的那天，父母對我說：“你去吧，好好幹，使勁打垮那些‘刮民黨’反動派！”村裏把用粗布做成的慰問袋和其他東西送給我，我高高興興的離開了可愛的家鄉。

去年冬天家裏來信，說現在每年打的糧食不但夠吃，並且有餘，還買了一頭八歲口的大騾子，弟弟已經上學了，又住上了好房子。我看見信，心裏說不出的高興。我知道家裏的好日子是共產黨和毛主席給掙來的，我永遠記在心裏。我要永遠跟着共產黨，為建設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社會奮鬥到底！

(三)

解放軍某步校 安慎言

在舊社會裏受的苦，說起來沒有個完。解放前我家住在一個四面牆角透風的土房裏，連一壠(讀^{ㄌㄨㄥˊ}龍)地也沒有。我十三歲那年的開春，就跟着爹賣雜貨，娘和姐姐拾柴禾燒火，又採野菜帶回下鍋煮着吃。可是，那年月怎麼跳蹬(讀^{ㄉㄥ}登)也顧不周一家人的嘴。娘常含着眼淚向我說：“孩子，你吃點樹葉再喝點水，把褲腰帶紮緊一點吧。”就這樣一家大小，臉上常掛着眼淚過日子。

一九四六年，我的家鄉在共產黨領導下，實行了土地改革。我家分得了五畝七分地，還住上了明淨光亮有玻璃窗戶的屋子；

農具和衣物也樣樣分到了。

誰知道好日子沒過多久，蔣介石發動了反人民的內戰，瘋狂的進攻解放區，我為了要保衛勝利的果實，就參軍了。

我臨參軍的那天晚上，娘拉着我的手，跟我說：“孩子，娘雖然就只有你這一個兒子，從出娘胎一泡屎（讀尸_始）、一泡尿（讀尸_鳥）把你拉扯（讀尸_撒）大的，從小就是吃穿先顧着你；我下地給人家幹活的時候，還用麻繩把你拴（讀尸_門）在窗戶上，怕你摔倒（尸_摔 讀尸_師）地下。平時你磕碰（尸_磕 讀尸_渴）着點，娘也心疼得吃不下飯去。可是從前咱家是個什麼光景！現在房子、田地啥都分到了，毛主席領導咱窮人翻了身，咱們的苦日子剛過去，好光景的根子才扎下，反動派又想來壓迫我們。娘知道不打垮反動派，就保不住咱們的勝利果實。這回和你一塊出去的，都是你們一幫子

的兄弟，又是在咱們軍隊裏，娘可用不着擔心了。”



當天我參軍走出村子的時候，鄉親們敲鑼打鼓的歡送我們，農會主任給我披紅（〔披〕讀〔女〕〔批〕），婦女會長也給我戴上了大紅花，紅紅綠綠的秧歌隊扭呀、唱呀，人人都樂得眉開眼笑。娘歡喜得掉下了眼淚，指着我的臉說：“可要好好在隊伍裏幹，千萬別給咱鄉親們丟臉！”我小妹妹也噘起（〔噘〕讀〔口〕〔世〕〔決〕）小嘴，尖聲尖氣的向我說：“哥哥，我在後方好好的唸書，你在前方給我們看住大門，不消滅

那羣反動派可別回家呀！”婦女會和兒童團跟着就喊起了口號，我在鑼鼓聲和全村人民的歡送下，離開了家鄉，參加了人民解放軍。

(四)

某野戰醫院休養員 劉敬義

我是山東省招遠縣人。十一歲時父親就死了，媽媽領着我去討飯。我害眼病，兩眼睜(讀出_{〔睜〕})不開，也只好跟着去。日本鬼子打進中國的那年，媽媽得了水腫病(讀_{〔腫〕}出_{〔出〕}×_{〔乘〕})，我就那麼哭嚎着看她死去。後來我到哈爾濱(讀_{〔濱〕}兒_{〔而〕}，_{〔賓〕})做學徒，被掌櫃(讀_{〔櫃〕}×_{〔貴〕})的打得人發了呆。再後來又到了烟台。這時我已經結婚了，我的老婆僱(讀_{〔古〕}×_{〔古〕})給人家做飯，